

上海三联书店

上海租界

下

杨尧深 著

上海三聯書店



下

杨尧深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租界/杨尧深著. 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 2011.

ISBN 978-7-5426-3667-6

I. ①上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09606 号

上海租界

著 者 杨尧深

责任编辑 钱震华

特约编辑 何志向

装帧设计 张新力

责任校对 张大伟

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

<http://www.sanlian.com>

E-mail/shsanlian@yahoo.com.cn

印 刷 江苏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
字 数 1520 千字

印 张 82.5

书 号 ISBN 978-7-5426-3667-6/1 · 543

定 价 98.00 元

第三部

巩 固

吴煦被套去乡下 麟谷重新登官座

又一天，县城里风声紧了，有人说太平军攻城了，城里便人心惶惶，谣传犹如黄浦江潮水，一波刚平，一波又起了。这时，有人便扶老携幼，往法租界逃去。然而，洋泾浜北面的英租界，却是另外一番情景，繁华街道两旁，舞厅饭店仍是灯红酒绿，阔佬、达官、贵人们还在寻欢作乐，过着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。那个丢下县城不顾的吴煦，也蹲在那里的夜总会，正在和已退位的麟谷，过着那种奢华生活呢。

突然，舞厅里发生一阵骚动，灯火哗然熄灭，只听得有人大声叫喊：“不好了，太平军打来了！”

这是假的。当然，那是上海县城那边逃难的难民，给这里达官贵人的快乐生活，制造一点儿紧张气氛，告诉上海滩所有的人们，包括英租界在内，已经不太平了。“太平军来了！”这是最坏的消息。吴煦、麟谷不管这消息是真是假，也吓得差一点昏过去，吴煦身子摇晃了几下，真的，慢慢地倒下了。太平军打来的消息，对一般人来说，仅仅是逃难与不逃难的问题，而对他吴煦，却是非同小可了，性命交关的事啊。这不仅关系到他的生命，关系他的政治地位，还关系到他的前程与未来呢！

深夜，天色漆黑，吴煦不管麟谷同意与不同意，强硬地把他拉上马车，硬是把他拖到上海县城边。麟谷并不相信这个消息，认为多半是假的，或许，有人发现他与吴煦在舞厅里玩乐，有意制造这种气氛呢。吴煦一直信以为真，一路上，他都想着这个不幸消息，想着太平军攻打县城，想着打过来发生的凄惨情景。

麟谷为了消除吴煦的恐惧心理，就拿别的话来打消他的恐惧念头，说：“吴大人，您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吗？上海现在流行一句话：上海滩是十里洋场，冒险家的乐园。我估计，您没有听人说过。上海这里，什么样的问题都会发生的，上海的政治、军事、商业气氛，就是这么灵敏这么敏感。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不一定是真的，十有八九是假的，你看看，有太平军进攻的征候吗？没有。这是有人需要制造这样的假的新

闻呢!”

吴煦沉默,认真地思考麟谷提出的问题;坐着一点儿不动。

麟谷继续说:“我估计,您没有听到这一句话,这么一句重要的话。上海,就是这么个上海,不仅仅在国内,而且在国外,很出名了,那些冒险家早瞄准了这个东方大城市,要到这里来冒险。他们会制造与运用各种舆论,制造与运用各种气氛,为他们冒险行动提供方便呢。”

吴煦抬头看了看他,问:“冒险家,有多种冒险家,他们是什么样的冒险家?”

什么样的冒险家?麟谷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,拿眼睛往车外的黑暗里看了看,外面一片灰蒙蒙,他想,这天色就是不好的预兆,等着瞧吧,那些冒险家可能正在跃跃欲试呢。这些冒险家的冒险行动,很可能会立即出现了。他们会在人们中间,甚至在法国人的面前,制造各种冒险行动。吴煦提出的问题,说好回答,很简单;说不好回答,就非常复杂。实际上,这不是用理论回答的问题,而是需要用实际来回答。

吴煦催问:“麟谷大人,您怎么不回答我提出的问题?”

麟谷说:“这不需要我回答。吴大人,您等着吧。这种冒险事儿会马上发生的。”

吴煦被他说得毛骨悚然,坐也不是,站也不是了,浑身在打哆嗦。

忽然,吴煦的马车被人拦截了,接着,不知怎么的,他的马车调转车头,往不明的方向飞驰了,一直奔跑,一直往前赶跑。马车离开了县城,像脱缰的野马,飞腾,再飞腾,毫无目标地,往县郊外飞去了。一个小时,两个小时,直到不知有几个小时,马车仍没停下来呢。马车上,只剩下吴煦和麟谷,而米霍曼、谢大苗呢,早已不在马车上了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?

吴煦懊悔了,懊悔自己没听爱棠的话,保留一点儿中国习惯,不让自己完全西洋化了,出门就坐马车,连几个警卫人员也不带呢。按照过去的习惯,出门就坐轿子,警卫、轿夫跟了一大群,不会有人敢来拦截他了。现在,学了西洋人,坐马车出门,连自己这个官儿,人家都不承认。今天,说不定,拦截他的就是太平军呢!

吴煦越想越害怕,浑身打起哆嗦,结结巴巴地问麟谷说:“麟大人,就是您刚刚说的,冒险家上门来对付我们了?是不是呀?”

麟谷不敢大声说话,在他耳边轻轻说:“这很可能是,很可能就是冒险家。您等着瞧,你要忍耐,看看再说吧。”

马车一直往前,没有停下来的可能。吴煦着急起来了,实在不知发生了什么?还是要问:“真的,他们真的就是冒险家?那么,我们不是全完了吗?我不相信,我倒要问问他们,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,要做什么?”

麟谷拽住了他,不让他去问,却要他老老实实地坐着不要动。

这时，吴煦不知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胆量，突然大声喊着：“停车，赶快把车停下来，我要问问你们，你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？要把我们往哪里拉去啊？”果然，马车停下了，走下一个人来，说：“二位大人，我们不是坏意，不是坏人，我们完全是为了帮助你们。”吴煦说：“帮助我们？我们的目标很明确，要回到上海县城。这，你们也很明白。可是，你们没有这样做，半途拦截了我们。半路上拦截，是犯法行为。现在，我要问问你们，要把我们往哪个方向押去？赶快回答我。你们帮助我们，究竟是哪家的帮法啊？”吴煦一连提出了好几个问题。

对方仍然没有愤怒，而是心平气和地说：“的确，我们是真正地帮助你们。你们不要误会了我们的好意。”吴煦仍不放心地说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上海县城最大的官儿，你们把我劫持了来，还谈得上什么帮助？我不要你们这样的帮助，快，快把我们送回去。我要履行上海道台的职责。”对方马上放了个“软档”，说：“二位大人，我们的心是好的，是一心一意地想保护你们。也许，我们在做法上，还存在着某些欠缺，使你们有许多个不愿意，其实，这是一场误会。对不起，希望你们原谅。”

吴煦斩钉截铁地说：“现在，你们把我们送回去，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。走吧，送我们回去吧！”自然，到了这个份上，已经不是吴煦等官儿可以随便这样那样指挥了，随便说回去就回去了。世界上，做任何事都要有程序的，违反了就犯了大错。对方不能不这样告诉他说：“二位大人，你们务必要有耐心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不可以有一点儿烦躁情绪，否则，就要惹出麻烦来了。”

麟谷搔了搔头，说：“吴大人，那么，我们就等一下吧。”

吴煦怀疑了，说：“这事儿，除了你们还有别人知道吗？假如没有，我可以饶了你们。”

对方非常干脆地回答说：“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完全可以保证的。”

吴煦说：“只要你说的是真的，我可以原谅你。否则，你要当心自己的脑袋。”

对方继续说：“二位大人，你们就放一百二十个心，绝对没有别人知道。”

被说过了头的事，一定有假，甚至全部是假的。听他说，这事没有别人知道，仅仅是他们几个人所为，就把麟谷和吴煦两个官儿乖乖地带来了。麟谷和吴煦就这么没用。其实，麟谷是个高大个儿的男子，力大无比，站起来反抗，眼前这几个男子不是他的对手。麟谷终于站起身来，说：“这可能吗？不可能。我不相信，绝对不相信。”

那个大个儿说：“大人，您不要反抗，反抗对您是不利的。”

麟谷说：“为什么不能反抗？我们就要反抗你们几个。”

那个大个儿格格地笑了，说：“因为你们走进了我们设下的圈套，您的背后，有人管得住您呢！好了，我们马上就要上船了，让你们安全地上船了。到了那里，您大人

会恍然大悟的。”这话，仍是没头没尾，莫名其妙，让人猜不着，摸不透呀！

夜，漆黑的夜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他俩在马蹄灯光亮的指引下，可以看得见路边的庄稼，看得见那弯曲的小道，他们就糊里糊涂地登上了船。于是，他们就在江上河上，漂了几天几夜。

吴煦、麟谷上岸了，走到了一个陌生的城镇。吴煦看了看麟谷，顿时发呆了，想问又不敢问，想走又不敢走，也不知道往哪里走。天色，还是晚上，还是暗暗的，好像是永远不会天亮的，永远不会有光明的。

什么时候会天亮呢？吴煦心里这样问。

这天一早，这个秘密被揭开了。他俩，突然听到了嘻嘻哈哈的笑声，接着，是一个男人的说话声，他那侃侃而谈的说话声，使麟谷受到震惊了。那男子问：“麟谷在哪里？快，让我去看看他，他还好吗？”

麟谷不由自主地回答：“伯父大人，我在这里呢。”林巡抚突然出现在麟谷、吴煦的面前，也使他俩不知所以然了。

这时，林巡抚谈笑风生的说话风格，顿时使麟谷、吴煦感到亲切起来，好像回到自己父母家里似的。林巡抚已不是省里的巡抚了，他告老还乡，蹲在家养老了。见到二位的到来，林老也不客气了，便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你们可能还在糊涂呢，就不要胡乱猜疑了，我开门见山地告诉你们，这一次叫你们到这里来，是我的主张。我这样做，完全出于爱护，没有别的动机。我好久不见麟谷侄儿了，我要同他说说话。我还要和年轻人吴煦认识认识，只听人说，吴煦是个秀才，可是，没见过面呀。百闻不如一见，见见面，就熟悉了。你们懂得我的意思了吧！”

麟谷、吴煦像只会点头吃米的两只木鸡，不停地点头，微笑。

两位上海道台忽然来到乡下，真是少有的消息。林巡抚虽已退下来，可凭他的权威、威望与影响，说出来的话，仍然十分有效的，他要谁回来，谁敢不回来？这个消息要保密，还是保不住密的，首先在当地就悄悄传开了。人们不知这个消息是好，是坏？分析判断不出。有人说好，有人说坏。俗语道：好事不出门，丑事走千里。可是，说它是坏事的占了上风，不一会儿，一边倒说它坏。有人说吴煦、麟谷害怕打仗，从上海逃出来的；有人说他俩同英国、法国、美国人闹僵了，被这些国家的领事赶出上海的；还有人说吴煦、麟谷不廉政，被林巡抚发现了，把他们从上海叫出来的，让他们在乡下冷静一下，等等。各种说法无奇不有。归根结底，大多数人的结论：他俩属于不好的一类，坏的一类。

吴煦、麟谷突然秘密地走出上海，这消息，像长了翅膀，从乡下传到了上海。

首先着急的，是英国的阿礼国。他心急如焚，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没了头绪。他想了又想，应该去找爱棠打听，看看他有没有吴煦的消息。走进法国领事馆，阿礼国一改

自己那老大的态度，恭敬地对爱棠行礼，笑嘻嘻地问：“亲爱的爱棠先生，今天来，不说别的，只是想向您打听吴煦大人的去处。我已经有好几天找不到他的人，心里着急得很。阁下，您从来是消息灵通人士，一定知道他的下落的。”

爱棠感到奇怪，阿礼国历来是个狡猾无比的家伙，掌握上海的情况，历来比他知道得多。今天，他怎么了？像丢了魂似的。表面上，他客客气气；实际上，他心中很虚很急。阿礼国真的没掌握上海道台的去向，真心真意地来打听吴煦的下落？爱棠警觉起来了，马上进行回击说：“阿礼国先生，谁不知道，您阿礼国先生是个消息灵通人士，您不知道的事儿，别人就根本不要谈了，别人哪里知道呢！我来上海，才刚刚几天时间，孤陋寡闻，两眼一抹黑呢。我不知道，什么也不知道。您来问我，恐怕是找错了人吧！”就这样轻巧，来了个顺水推舟，把这事推了出去，而且，让阿礼国觉得合情合理。

阿礼国感到沮丧，连话都不好说了。想了想，他再问：“您真的不知道吗？”

爱棠说：“当然，我对阁下历来非常尊重，说话从不掺半点儿假。的确，我不知道。”

阿礼国无精打采，想马上就走，可又一想，仍不死心。法国领事历来和上海道台关系密切，往来频繁，他不可能不知道真情，不可能不知道他的下落与去向。爱棠现在是想对他保密，不愿意告诉他。阿礼国想了想，马上对爱棠强硬起来，凶巴巴地问：“领事阁下，真的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！您，是不是不愿意告诉我，对我保密！”

爱棠听出阿礼国在威胁他，也不客气地说：“领事阁下，我是个不说假话的人，这您很清楚。我的人品、我的性格，就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。”

阿礼国板起面孔，说：“我不清楚，也不知道您的人品。”这时，他感到自己的话说重了，态度也强硬了，他不应该这样对待爱棠，就马上改口说：“不，我不应该这样对您说话，我错了，我今天是来请教您的！我不能对您耍态度！对不起，我非常对不起您。我们是老朋友，您不会计较我的态度吧？”说完，他笑了起来。

爱棠见他改变了态度，也放松了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阿礼国先生，您说得不错，我们是老朋友，我不会计较什么的。历来，不，你常常喜欢对我耍个小脾气，我不在乎，您想想，我对您动过气吗？没有。我的性格，就是喜欢来明的，有问题有疙瘩，明里来明里去地说出来商议；从不像有的人，明里说得好听，暗地里要耍性子呢，硬让人家过不去。这叫做：一个光明磊落；一个耍阴谋诡计。我想，老兄是前者，不会是后者的吧？”

阿礼国听了，心里不舒服。可他拿他没办法，就没精打采地走了。

爱棠刚刚把阿礼国送走，百里之外的信使，上门来了。这是一封极不普通的信函。爱棠接过信函，飞快地打开，一目数行地往下看，脸上由紧张慢慢变得轻松

了,看完了信,他笑了起来。来信告诉他:吴煦如期赶到了目的地,会在那里安安稳稳地蹲着的,不可能马上返回上海。上海的事情,尤其爱棠承担的事儿,可由爱棠自己计划,自己安排,一步步地去实施,去落实。上海一时出现群龙无首的情况,就由爱棠去控制,去掌握,只要爱棠自己不放出上海“群龙无首”的信息,上海形势是能够控制得住的。

这是个密件,从遥远的地方发出的。发这封密件的,不是别人,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巡抚。他虽退下来了,已不是巡抚了,可是,他的影响,他的威望,他的权威,仍起着重大的作用的。这就是封建国家的弊端,权威和影响大于一切。正如民间传说的那样,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他不在位了,同样还能指挥这里的一切。这信,与其说是一封信,倒不如说是公开了一个机密。爱棠是第一个得到情报的。这也证明,爱棠不是局外人,他或许是直接参与了这个阴谋,而且,他还是阴谋的直接组织者、策划者。

当然,这是不是一个阴谋,现在做结论还早,需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做出结论。爱棠早有一个计划,这个计划还在秘密之中,也许他的计划就和林某人策划的阴谋,是一致的。那么,他的计划就实现了,这是法国的光荣,也是爱棠的光荣。当然,这是清政府的重大损失,是林某人和麟谷的耻辱。

爱棠接到这封信函,显得非常兴奋,那个急于寻找他的高级军官,已经在隔壁房间里等候多时了,爱棠走过去,大声对他说:“陶尔费斯先生,有好消息了,您到我的房间里来,研究法租界东扩的计划。”爱棠说话时很开心,脸上不时露出笑容。

陶尔费斯有一点儿吃惊。现在,正是天寒地冻的时期,士兵不能下河,不能去搬运石头,东扩计划怎么能完成呢?陶尔费斯心想,难道爱棠得到上海道台的批件了,道台同意上海法租界东扩计划了?或者说,爱棠是在白日做梦,一厢情愿呀。陶尔费斯走进领事的办公室,说:“爱棠先生,您有什么样的好消息,看把您乐得成这个样子,是不是上海道台同意我们东扩计划了?”

爱棠不同他说话,只是把事先绘好的一张图,摊在陶尔费斯的面前,详细地对他作一点交待。最后,爱棠很和气地说:“军官阁下,现在天寒地冻,部队下不了河,等冬天过后,部队再下河去干吧!不过,这次部队还要吃苦的!”

陶尔费斯并没有真正领会爱棠的意思,生气了,说:“这是什么好消息?先生,您是让我白高兴了一场。我以为,上海道台同意我们的计划了,原来是您自作多情。我不了解您的好消息好在哪儿?”

爱棠知道陶尔费斯不满意,甚至会对他一直耿耿于怀。可是,他越是不高兴,爱棠就越感到满意。因为不久,法国第二批军队就要到上海了,法国在上海法租界的力量就有了大大的加强。到了那个时候,再把真实的好消息告诉他,也为时不晚啊!

今天他这样做,不过是个缓兵之计,目的是麻痹一下心急的陶尔费斯,也麻痹一下法国现在在上海的军队。爱棠的真正的目的,麻痹自己,是为了达到麻痹英国的阿礼国。

爱棠到底与林巡抚签订了什么样的协议?林巡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

这确实是一个谜。爱棠虽然和林巡抚交谈过,签订了一个协议,可他真的糊涂,直到现在,还不知道林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糊涂,有糊涂的好处,爱棠就让他糊涂下去。

话从两边来说。林大人派人把信从乡下送出之后,又让送信的人把甜格尔接到乡下去,使甜格尔和麟谷会面,放松一下麟谷、甜格尔绷紧着的弦。这些,一环扣着一环,做得都很顺利,天衣无缝。林大人把这些都安排了,剩下来就是一个吴煦了。林大人也想好了,他家里有一个丫头,人生得聪明伶俐,又长得漂漂亮亮,颇惹人喜欢的。这样的妙龄少女,不怕吴煦不沾这个“腥”。

不过,林大人最担心的,还是这个吴煦。只有吴煦安定下来,愿意蹲在乡下,问题才算解决了。林大人想了又想,就把安排吴煦的事儿,交给侄媳妇甜格尔去做。

那天,林大人把甜格尔叫了去,本想直截了当地把这事说出来,可是,刚刚张开口来,又闭了下去。这样的话,他怎么也说不出口啊。甜格尔了解伯父的心思,也了解官场上争斗的把戏,同时也知道官场上沟通的方法,她就抢先说出了林大人要说的话,说:“伯父大人,您是不是担心吴煦会从这里逃跑?这好办,伯父大人身边不是有一个如花似玉的丫头嘛,就把她送给吴煦大人,这样一来,不是把他的心给锁住了啊。”

林大人一听她说的,就恍然大悟了。想不到,他的媳妇是如此聪明能干,把他不好说出口的话,代替他说了。林大人马上说:“那么,您就帮我把这件事做好了。这也是你孝敬伯父的一片心肠啊!”

甜格尔马上答应了。不过,甜格尔是个善于瞻前顾后的女人,考虑比较周到,她想了想,说:“伯父大人,您叫我出面,帮您的丫头同吴大人撮合,这没有错,可是,这不是最佳方案。我帮了他,他会感谢我,也会感谢您。这样做,您对他没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威慑力。假如您亲自把丫头给了他,就一方面证明您对他很亲,您对他是个知热知冷的长辈;另一方面您对他就有了一种凝聚力和威慑力,今后他看见您伯父,就会感到又亲热又恐惧。这样一来,您和他的感情,就是长辈和晚辈的感情了,可以说,一方面他和您的感情是难分难舍的,另一方面他对您还要惧怕几分。这对您今后指挥他,使用他,会起到重要作用的。”

这时,林大人对甜格尔的能力,刮目相看了,对她佩服得很,顿时哈哈大笑了,

说：“甜格尔，你真是我的好姪媳妇。你如果是个男人，我的一切大权都会交给你，我也放心了。”林大人说话时，真的笑出了眼泪儿。趁热打铁，是林大人的一贯作风。

甜格尔看见瓜熟蒂落，水到渠成了，说：“把吴大人请来吧？”

林大人说：“没错，就把他请了来。”

一会儿，甜格尔就把吴煦找了来。林大人对着吴煦上下打量了几遍，突然问道：“吴大人，您蹲在乡下感到寂寞吗？”

这话倒是说到了吴煦的心坎里了。吴煦来到这个乡下，已经有好几天，一直无聊地闲着，心里想着回到上海去。可是，他不知道林巡抚叫他到乡下来是什么用意，所以一直不敢向林巡抚打听。现在，林巡抚来问他了，就跟着回答说：“是呀，我的确感到有些寂寞。”

林大人说：“好啊，我替您想到了。”

吴煦不失时机地说：“林大人，您的眼光一贯敏锐，能够洞察一切的。”

林大人马上叫起甜格尔，说：“甜格尔，您把桃儿领出来吧。”

突然间，一位如画一般的少女，显现在吴煦的面前。这把吴煦眼睛都看花了，好半天使他回不过神来。林大人、甜格尔退下了，屋内只剩下吴煦和这位美女。吴煦忘记了自己在哪里，走过去，拉住她的手，脸儿笑嘻嘻地说：“美人儿，叫什么名儿来？”

那女子也红着脸儿，低着头，轻轻地回答说：“我叫桃儿。”

吴煦用手托起她的脸蛋，越看越觉得出神，马上称赞说：“桃儿，您真美，在这个世上，我是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美女。”

桃儿说：“大人，您不要夸张，我没有像您说那么美呀！”

吴煦用手在她的脸上抚摸了一番，继续说：“我没夸张，你真的太美了，好像仙女下凡一般！我能和你相见，真是我的福分啊！”

桃儿转悠着她那水灵灵的眼睛，不失时机地说：“大人，您这样夸奖我，有您的目的吧？”

吴煦被她诱惑住了，迅速地把她搂到身边，搂到了自己的怀里，说：“我就是喜欢您的目的。”

桃儿乖顺地扑在他的身上，轻轻地问：“大人，您是逢场作戏吧？不是真的喜欢我，而是玩一玩我。”

吴煦把她搂得更紧了，说：“不是，我是打心眼儿喜欢你。你也喜欢我吗？”

桃儿飞快地离开了他的身体，说：“大人，您是把我当做玩物呢！”

吴煦还是笑嘻嘻地问：“您说的玩物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

桃儿接着说：“大人，您是个有学问的人，不会不懂得我说的是什么。”

吴煦认真地说：“小姐，你是林大人赐给我的。这你还不明白吗！”

桃儿说：“所以，我说您不是爱我，而把我当玩物。”

吴煦真的不懂了，一个丫头怎么懂得这么多的道理，笑了笑说：“桃儿，你的心思，我摸不准，你就直截了当地、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吧。”

桃儿说：“大人，您会不会玩了我几天，就把我赶走呢？”

吴煦恍然大悟，说：“我不是猫儿、狗儿的，一点儿不讲人情。我不会那么做，绝对不会那样做的。”

桃儿继续问：“大人，您能在这里乡下，蹲几天呢？实实在在告诉我。”

吴煦犹豫了一阵，想了又想，也没有回答。因为他是上海道台，不能在乡下长期蹲下去的。再想了想，他说：“我不能长期待在乡下，我可以把你带到上海去。”

桃儿立即撒了个娇，说：“您违反了林大人的意思了。不，这不成。”

其实，吴煦和桃儿交谈，是有两个目的的：一方面他要摸一摸姑娘的真心；一方面，也是最重要的方面，是要摸一摸林大人的心思。眼下，吴煦的目的全达到了。他对林大人的布局，心领神会了。原来，林大人是要把他困在乡下，什么地方也不给他去的。于是，吴煦继续问她：“好吧，我告诉小姐你，你要我蹲几天就几天。”

桃儿高兴了，赶紧扑倒在他的怀里，说：“半年，起码半年。而且，越长越好。大人，我是您的人了，您要答应我。”她拿他的手，放到自己的嘴巴边吻了吻。

吴煦放弃别的念头，真的喜欢起她来了，说：“好吧，既然您是我的人了，我就要满足您的需要。”

桃儿满怀喜悦地说：“大人，这是您说的，您一定要遵守啊！”

吴煦说：“我当然做到。我再问你，你说的这些话，是不是林大人要你说的？”

桃儿摇了摇头，否认了，说：“不是。我是为自己的幸福考虑，大人您也为自己的幸福考虑吗？”她把他往自己的房间引着去，好像是已经结婚的新娘，把新郎往自己房间里领去似的。

吴煦看见铺了又整洁又好看的床铺，春心萌动了，什么都忘了，说：“桃儿，我什么都依了你，什么都依了林大人的要求。”话是这么说了，可他怎么也不肯把上海丢下半年一年的。假如他那样做了，还算得是上海道台吗？算得是清政府的官员吗？林大人的打算，不是他吴煦的打算。可是，他想是这样想了，而双腿在发僵了，挪也挪不动了，便一直站在那里不动。

桃儿把他往床边引，可怎么也拉不动他了。她，毕竟是个灵活的丫头，走过去，帮他往前走，嘴里还问：“您怎么了？您怎么了？”

吴煦沉默了，没有回答她，呆呆地看着她。

桃儿说：“男人的心，真是黄梅天，一天要变几变，猜不透啊！”

吴煦忽然清醒了,说:“我不能在乡下待下去。上海要打仗了,我不能逃跑,做一个逃兵。桃儿,您跟着我一起回上海吧。”

桃儿身子发抖了,说:“不,我怕,我害怕,害怕到那边去。”

吴煦说:“桃儿,你不要害怕,不是还有我保护你吗。”

桃儿说:“那边,我不习惯。伯父大人也不允许我离开这里。”

他俩说话间,林大人突然走进来了,吴煦见了林大人,一阵心跳,立刻没有了主张。他是走进圈套,被林大人牵着鼻子走了。

这时,林大人说:“吴大人,您同我的义女谈得很热闹很投机啊,好,这就好。吴大人是个知书达理的人,是个懂得掌握大局的人。我喜欢,非常喜欢。吴大人,要不要为你俩举行一个圆房仪式啊?这样做,也算是我为吴大人办了一件终身大事。”

吴煦满脸通红,说不出话了。就这样,他点头同意了。

第二天,林大人拿出一封信来,递给吴煦,说:“您看看这个,心里就明白了。”

这是爱棠写给林大人的一封信函。吴煦一看,脸色立刻变了,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?

法总领阴谋得逞 道台要查水落石出

一年过后，已是秋末初冬季节。

蹲在乡下多时的吴煦，终于偷偷摸摸地回到了上海。这次回上海，是多么不容易呀！他躲开林大人监视的眼睛，丢下心爱的女人，只身回上海的。回想起蹲乡下的日子，犹如蹲进了牢房似的，外界的一切消息，统统被林大人封锁了，若要打听一点儿上海的情况，真是比登天还难。他牵挂着上海县城，牵挂着上海县城被太平军占领，还牵挂着爱棠的法租界东扩的计划，牵挂着爱棠的阴谋是否得逞？吴煦他作为上海新任道台，虽名存实亡，可他始终牢记着这些问题。

吴煦从船上走下，再走上码头，得知太平军没有占领上海县城，便没有回城，就往法租界那边走去了。刚刚走到城墙边，就看见了法租界的公馆马路。看见公馆马路的长臂，早已伸到了黄浦江边，吴煦的心就一阵急跳。爱棠的阴谋得逞了，他的东扩计划实现了！这，好像一盆凉水，泼到了吴煦他的身上，他的心凉了，整个身子凉了，他在发抖了，抖得站不住身子了。

这时，吴煦想起林大人给他看的那封信，那封他在乡下看过的信，脸上立刻变得苍白了。吴煦站在公馆马路上，他的身子虽摇摇欲坠，可他的眼睛却在仔细地观察着，寻找法租界的界址。那些分散在各处的界桩，一个个地被他发现了，只要把这些界桩连接起来，就是法租界的新地界了。原来，法租界早把靠近黄浦江边的那一块荒芜的土地，全部划进去了。顿时，吴煦抱头痛哭，发出“呜呜”的哭声，痛恨自己没有担负起上海道台的责任，把大清又一块土地让给了法国，让给了外国列强。

吴煦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问自己：为什么会这样？

那一片法租界新开辟的土地上，已经筑起高低不一的建筑物。这些建筑物，好像在向他招手，在向他说着什么。吴煦感到更加痛苦，更加不能饶恕自己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他啊，不要再问别人了，他自己早找到答案了。他终于大声地对自己说：

“的确，我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。我的责任，是无法推卸的。”

吴煦回到了家里，仍然是冷静不下来，仍然在检讨自己，他深恶痛绝地说：“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为什么如此的没用，我不能饶恕自己。我上了爱棠的当，走进了他设的圈套。我是什么道台？连一个普通民众都不如啊！”他还是这样责备自己，这样痛骂自己。

“好了，你应该冷静下来了！”忽然有人大声制止他。

吴煦回头一看，这个说话的人，就是林大人。吴煦吃惊，问道：“林家伯父，不，林大人您怎么也来到了上海？”

林大人说：“您叫我林家伯父，完全正确。我已经不是省里的巡抚大人了，就不是什么林大人了。”

吴煦继续问：“林大人，您是跟在我的屁股后面来的？您对我有什么样的要求吗？”

林大人说：“我已经说了，我不是巡抚了，不能对您有什么要求。不过，我要告诉您，您需要冷静。假如不冷静的话，您就会做错事的。假如，您问我来上海的责任是什么？那么，我明确地告诉您，就是来监督你的，不让你做错事、做傻事。”

吴煦忽然直起了腰杆，昂起了头，说：“假如像您所说的那样，的确，我再不能冷静了。过去，由于我的冷静，已经做错了做坏了事；现在，我再一错再错，就是罪人一个。既然林大人不再担任巡抚职务了，那么，你就不要再管我。告诉你，我再也不服从你管了。林大人，不要说在下不礼貌了！”

林大人生气了，愤怒了，说：“吴煦大人，你不要忘记一句话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我虽不是省的巡抚，可是，凭我的影响、我的威望和我同各个方面的关系，照样能管着你。你不要翘尾巴，不要看不起人。你必须老老实实在地夹着尾巴做人，上海这里才有你的一席之地。否则，你就要马上被赶出上海。”

吴煦说：“林大人，您是威胁我吗？”

林家伯父说：“不是，我是实话实说。上海能维持现在这个状况，已经是不错的了。这就是执行了一条正确的方针和对策。”

吴煦怀疑地看了看老人，马上又糊涂起来了，问：“什么？您说的什么呀？”

林大人说：“你离开上海的一年时间里，我做了大量的事情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上海牢固地掌握在大清政府的手里。这是我的英明。假如你在上海不走，那么，局面不会像今天这么好的。你懂不懂？”

吴煦受到了侮辱，胸中的自尊心悠然升起，立即奋起反抗，说：“我不懂。不懂你为什么在退下来之后，仍然在掌权？”

林大人哈哈笑了，说：“你还算聪明，没有傻得像个糊涂虫。虽然你是上海三驾